



秋风是苍天的信使，一路向前，掠过阴山北坡南麓，尽览一望无垠的田野和村庄，荡漾于敕勒川万顷良田的麦浪与大黑河两岸凉意渲染的林涛之上，它驮着万里晴光，轻吻黛蓝色山峦，描摹广袤的大自然风情。辽阔大地涌动着金色果实的凝重、鲜亮和豪迈，也凸显着苍寥而纯朴的田园风光。

立秋甫至，暑气初收，诗人温古约三五文友，游览和林格尔县石门沟。一路上这片土地，我们便沉醉于旷野山涧的多彩与壮阔。一行人自九龙湾驱车向南，抵达石门沟口，徒步溯流而上。途经沟壑内的芦家夭、陈家夭，朝郭家夭子村穿行。

初秋的石门沟，褪去了盛夏的葱郁繁冗，添了几分疏朗澄澈的雅致。长空如洗，万里湛蓝，几缕流云悠然浮动，轻盈舒展，似有意迎送入山寻幽的访客。沿着蜿蜒的山间小径溯溪而行，村落依山傍沟而建，民风质朴，田舍清幽，村庄错落相依，静立山野之间，与青山流水浑然一体，没有市井的喧嚣，唯有山野的静谧与安然。一路纵深，山势渐幽，凉意愈浓，整条沟壑被繁茂的植被尽数覆盖，草木葳蕤，生机盎然。即便入秋沐风，依旧满目苍翠。

山间清泉是石门沟最灵动的魂魄。一脉清溪自山巅源头蜿蜒而下，穿梭于形态各异的奇石之间，叮咚潺湲，汨汨不息。流水遇浅石则细浪轻翻，遇深壑则汇为清潭，一汪碧水澄澈见底，天光云影、山石草木尽数倒映其中，盈盈脉脉，清润动人。循溪上行，山势渐陡，溪道落差渐起，便有玲珑小瀑布悬于山石之间，清流飞泻，碎玉溅珠，清风拂过，携来满涧清凉，驱散秋日微燥。沟间奇石遍布，大小参差，形态万千，大者巍峨敦实，静默伫立山间，历经风雨冲刷，纹理苍劲古朴；小者玲珑剔透，错落堆叠，石得溪流愈发动人。

石门沟的山水景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兼具北地山川的雄浑与江南溪谷的灵秀。极目远眺，远山连绵横亘，青黛含烟，如水墨丹青染而成，朦胧悠远，意蕴绵长；中景山势峥嵘，怪石嶙峋，崖壁错落，奇峰突兀，尽显北方山川的苍劲雄浑；近处坡谷平缓，灌木丛生，草木繁茂，绿意葱茏，疏密有致。远近三层山色层层递进，虚实相生，高下相济，构成一幅层次丰富、意境绝佳的秋日山林画卷。置身此间，秋风拂面，清气入怀，山水澄明，心境安然，人与自然悄然相融，世俗纷扰尽数消散，唯有满目秋光、满心澄澈，真正体悟到山水寄情、风物养心的至真至美。

天高气清，风露含润。凡目光所及之处，清溪绕石、飞泉漱玉，青山叠翠、云影悠然，一草一石皆含秋意，一山一水尽带清嘉。于恬淡和宁静中，凸显多元共生的自然景观，沉淀着流传千年的历史回响。此番山野旅行，远离尘嚣，洗净俗虑，行至山深林静处，秋风漫卷，烟云舒卷，让人沉醉于自然秋景的同时，亦心生千载悠悠之遐思；既尽揽呼和浩特远郊原始山水之灵秀，亦可探寻千年和林格尔之文脉底蕴。

一山藏风月，一沟载千年。石门沟的秋山流水，不止于眼前的自然风光，更深埋着跨越千年的厚重历史。这片清幽秀美的山谷，坐落于和林格尔南端，曾是北魏故地、盛乐古邑的属地，亦是拓跋鲜卑崛起发祥的沃土，更是北方大地上镌刻着民族交融、王朝兴替的史籍秘境。一山一石藏史迹，一风一水载沧桑，今日满目清嘉的石门秋景之下，淹没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史诗。

回溯千年岁月，阴山南麓敕勒川，自古便是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共生的核心地域。公元258年，鲜卑首领拓跋力微率部南迁，

山水无言 史韵有声

●刘洋

择水土丰美的盛乐为根基，奠定基业，开启拓跋部族百年兴盛的恢宏篇章。彼时的石门沟山谷，便是先民逐水草而居、辟荒拓土的疆土，群山为屏，清溪为泉，沃土养民，险隘御敌，得天独厚的山川形胜，滋养了游牧部族的坚韧风骨，也孕育了一代王朝的崛起。

岁月流转，世事更迭，于公元315年受晋愍帝册封代王的拓跋猗卢在此建制立国，始建代国。自此以往，守土安疆，在这片山谷沃土上积蓄力量、休养生息、融合发展。及至公元386年，拓跋珪重整基业，复兴家国，改国号为魏，定都盛乐，自此开启了北魏王朝的辉煌纪元。从代国初立到北魏肇兴，从成乐旧名到盛乐新称，地名更迭的背后，是部族的迁徙发展、文明的交融演进，更是北方大地生生不息的家国脉络。这片看似清幽静谧的山谷，曾是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据史学界近年

考古论证，著名的参合战役便发生在二十家子东南廿里外的地方。当年的石门沟一带，秋风浩荡，旌旗猎猎，战马嘶鸣，将士枕戈待旦，以山河为疆土，以血肉护家国，在苍茫山野间书写守卫边疆、安定疆域的壮阔史诗。岁月洗尽烽烟，山河依旧安然，昔日的战场硝烟早已散尽，金戈铁马的铿锵已然沉寂，唯有青山依旧、流水不息，静默见证着王朝兴废、世事变迁。曾经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早已化作山间清风、溪中流水，沉淀为这片土地坚韧包容、厚重沉稳的人文底色。

如今和林格尔新区，曾经的盛乐古城，城壕城的历史遗存，跨越千载光阴，成为黄河岸边最古老、最久的文明秘境，无声诉说着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壮阔历程。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深处走来，一路南迁、一路融合，一路革新，在盛乐城兼容中原礼制、吸纳华夏文明，逐步摆脱游牧旧俗，走向文明开化，开启北方民族交融、文化互鉴的崭新篇章。这片土地，既有游牧民族的豪迈雄阔，亦有中原文明的温厚绵长，两种文明在此碰撞交融、共生共荣，铸就了如今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

今日脚踏古地，览秋山胜景，抚今追昔，感慨不已。昔日烽烟弥漫、铁血开疆的古战场，如今草木葱茏、清溪潺潺，成为一方清幽安宁的山水天地，百姓安居、风物繁盛。山河不改风骨，岁月更新山河，千年沧桑流转，变的是世事兴衰、王朝更迭，不变的是巍巍青山的坚韧、浩浩流水的从容、薪火相传的赤诚底蕴。古今交相辉映，于山河胜景中读懂历史厚重，于岁月变迁中体悟家国安宁。

古人云，山水以文增色，民心以国为魂。石门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石，有自然美，亦存历史神韵。往事越千年，先民以坚韧之志拓荒兴邦，以包容之心融合万象，志存边陲，守护家国，一方山河稳安定，坚守与担当铸就了风骨豪情。今日我们不只是一场山水闲游，更是一次与历史对话、与初心共鸣的精神洗礼。眼所见秋染山河、风光旖旎的现世盛景；心所感千年文脉、家国千秋的厚重使命。

谷风吹遍石门沟壑，清辉洒满千秋大地。今日踏秋石门沟，赏初秋层林尽染，感悟历史沧桑；观山河秀丽，感岁月安宁。寄情山水，是为沉淀本心、涵养气节，铭记来路，传承风骨；山水之乐，在于清静本心，当承先贤志、传家国魂，以志立身。山水无言，史韵有声。怀古以抒情，存忧国忧民胸怀、济世安民志向；发千年幽思，观岁月沧桑、薪火相传，心生敬畏。当以文载道、更有道义担当。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柳青河村，紧靠着黄河。这个安静、整洁又美丽的小村子，历史悠久、风景独特加之民风淳朴，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观光并体验黄河岸边的风土人情。近年来，随着柳青河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这个小村的乡亲们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环境，发展起了乡村旅游业。这里经常聚集采风的作家、画家和摄影家以及普通游客。

曹吉虎和柳青河古戏台

曾经的柳青河是黄河水道清水河县的一个重要码头和商贸集镇。柳青河码头大约兴起于清代康熙年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结束航运使命。沿黄河航运线路从宁夏到包头一直下到游山西等地的船都要经过这里并停泊休整，据《绥远通志稿·城市》(卷十七)记载：“县城西南九十里，黄河东岸柳青，为县境内最大渡口，亦属县一镇。镇中有南北街一道，街衢狭隘，房舍卑简，似不若其他各镇。而日金融商业之繁昌活动，则不稍逊焉。凡黄河船只下行至此，均必须停泊改装，始无触损之虞。在停泊时期，即为彼此交易良机。如典当业、米面、杂货，均为重要营业。”

1998年，为配合万家寨水库工程建设，柳青河村从原址整体搬迁到高出原址60多米的坡地上。随同村民搬迁的，还有一座建于清代乾隆二年(1737年)的古戏台。古戏台在库区搬迁时按原规格，用拆下的原构件材料迁建到新村南的山崖顶上。戏台的迁建是人们对黄河流经柳青河200多年经济文化繁荣的见证。

在中国的历史上，黄河对两岸居民有很大的影响，黄河养育了华夏民族，哺育了中华文明，黄河两岸的人民对母亲河感情尤深。曹吉虎就是一名出生于黄河岸边柳青河的普通农民，也是一位有着近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多年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对这片土地、对黄河母亲和对柳青河的感情是别人难以体会的。说起黄河母亲河，曹吉虎有自己一套朴素的道理：“黄河为什么叫母亲河，就是因为她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他还说，柳青河村自从他记事时起，也没有听人说过发生孩子溺水的事情。母亲生育了我们，而黄河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成长的摇篮。因为这份朴素的感情，曹吉虎毫不犹豫地把公共卫生间修在自家院子里，那是前几年的事，规划好的柳青河村需要修一个旅游卫生间，选址时大家都不同意建在自家跟前。曹吉虎毫不犹豫地让出了自己院子的

灯下漫笔

《诗经》是中国早期重要的图像库，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借助图像理解它，这些图像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所属时代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趣味。于是，同一首诗，在不同年代会显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追溯商周以来青铜器上记录的宴饮、车马、田猎、采桑、乐舞，与《诗经》描述的社会生活多有印证。虽不能断定某件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就是《诗经》某首诗的直接图解，但二者显然来自相近的生活经验与文化记忆。《诗经》的世界并不抽象，有气味，有颜色，有温度，也有人的劳作与身体记忆。比如“采”字不断出现：采芣、采苹、采薇、采芣、采卷耳、采芣苢。先民俯身田野，与草木发生亲密关联。诗中的植物不是后来文人案头的清供，而首先是食物、染料、药材和衣物来源。那些不具名的诗人，仿佛个个都是隐世的植物学家。

当《诗经》进入绘画，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把远古的生活重新呈现的问题。汉代是《诗经》图像传统形成的重要时期。画史记载，东汉刘褒曾绘《云汉图》和《北风图》。前者写大旱，“早既大甚，霾隆虫”，后者写“北风其凉，雨雪其雰”。后世画史称观《云汉图》觉热，观《北风图》觉凉。这说明汉代画家已经不满足于人物故事的呈现，作品本身开始具有唤起观者感官体验的可能。汉魏以后，卫协、陆探微等人也有《毛诗图》之类的作品见于文献记载，虽然真迹无存，却说明以图释诗的传统不断延续。

柳青河记忆

●李洁



一角。他说，只要对村民好、对柳青河村好、对黄河母亲好的事情，不能推脱，也不用多考虑。

曹吉虎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对于保护柳青河这座古戏台，他坚守了40多年。从古戏台的拆迁开始，那时从黄河河底到山梁就没有车道，他带着全村村民配合文物部门肩扛驴驮把戏台的一砖一瓦都运到比原址高出60多米的山梁上。戏台刚建起来时在坑坑洼洼的荒山坡上，他又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争取经费为古戏台修建了广场和围栏。经费不够，他就发动村民利用农闲时节做义务工。如今，古戏台不仅是柳青河历史的见证，戏台前的广场也成了村民文化活动的场所。

三十多年来，曹吉虎一直义务承担着古戏台的看护和戏台广场的清扫工作，后来广场上建了旅游卫生间，他又毫不犹豫地包揽了卫生间的清洁工作。由于戏台南侧坐落在黄土崖上，多年雨水冲刷会影响到戏台的地基，曹吉虎又开始为戏台操心。他找到上级水利部门专家查看后，在戏台南侧修建了可以储水500吨的蓄水池，既保护了戏台的地基不受雨水冲刷侵蚀，又可以将戏台广场上积存的雨水和雪水收集起来，用于戏台的清洁、旅游卫生间用水，还可以浇灌周边的花草树木。

保护古戏台，就是保护母亲河留给我们的文化。曹吉虎就是抱着这样朴实的想法，他不为名、不为利、不计个人得失。如今，他退休了，没有谁安排他去做，但他仍然毫无怨言、不计报酬去做了。他说，讲黄河故事、传承黄河文化、保护黄河古迹是他这个在黄河边长大的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柳青河老字号

清水河黄河岸边有句老话“先有

柳青河，后有清水河”。

风景秀丽的柳青河村，山清水秀之间，掩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悠久历史。

柳青河，从清代起就是清水河境内规模最大、最古老的黄河渡口和陆地码头，也是清水河县境内最大的集贸市场。柳青河的大户也就五六家，有刘家、王家、孙家、石家、曹家、范家等。

柳青河当年的字号与西包镇(现包头市东河区)一带的字号相同，类似现在的连锁店。刘家是开缸房和油坊的，字号“永裕昌”。王家一直以来以酿酒为生，字号“永盛元”。石家祖祖辈辈以中医悬壶济世，字号“大成永”。曹家和范家都是靠着黄河为生。不同的是，曹家生意做得大，有自己的大船和航线，常年雇着有经验的舵手船工，以远途航运为主。

历史上的清水河有两个大集市，就是县城的来胡坡和黄河边的柳青河，柳青河是清水河最早的一个船运码头，由于黄河流经清水河段地形复杂，只有柳青河具备靠岸的条件，曾经的柳青河码头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据记载，在清朝末年的一段历史时期，柳青河的行政区划为镇，也是清水河最古老的集镇。每到货船回来，全县城的小商贩齐聚这里，等着船上的日用品卸下来，然后用驴驮、肩扛、人背(当年河底通山上的路陡峭，不能行车)运回县城来胡坡集市交易。

集市上粉坊、醋坊、豆腐坊、糖坊齐全。那时候，每当货船从宁夏、包头回来，总要在柳青河休整几天，把日用品、食盐、布匹、皮货、粮食等卸下来，然后再装上本地的陶瓷、黑矾、石灰等特产往下游巡镇、磴口等地运。休整的几天，拿了工钱的船工都

要在柳青河消费，也会置办一些贵重的金银饰品，所以说，清水河最好的银匠就在柳青河。

当年柳青河的手工业和小商业欣欣向荣，各行各业手艺人齐聚这里。有金银匠、铜匠、铁匠、木匠等等，而且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字号。随着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黄河流经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航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结束。这些航运曾经为这一带经济流通和发展打下基础，只是，这些依托黄河航运发展起来的手工业文化没有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下来。

黄河水路最后的船工曹宽良的讲述

现年97岁的曹宽良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柳青河人，他20岁起就开始跑河路，常年在黄河上行船，历经险滩激流和恶劣天气，成为宁夏、内蒙古及山西黄河河路上颇负声望的老艄公。曹老说，可惜，在柳青河村从河底往上搬迁的时候，他把新中国成立前包头航运局颁发的“驾长证”丢失了。

曹老讲述，黄河从柳青河开始，河段地形险要，河底均为石头，外地商船行驶到柳青河码头装卸货物，稍事休整后，一般都会雇用当地老艄公引船，送过山西河曲。

过去的大船，一般有六位艄公，服从“驾长”的指挥，小船则是五位艄公。柳青河码头一般装的是当地黑矾沟生产的黑矾、窑沟生产的黑白瓷器等，一路经过包头、临河、乌海，最远到达宁夏石嘴山。返程运输的盐、碱、粮食、皮毛、枳苳、红柳条等货物，在柳青河卸货休整后，再装船向河曲(巡镇码头)、保德等下游码头运输，最远到达山西临县的磴口。然后再从山西这些码头把布匹等日用品运回柳青河。从春天黄河放河开始，直到初冬流凌即将到来，这些河路汉子终年辗转于黄河波涛之间。每逢逆流险隘，他们只得赤身下水拉纤，春寒料峭或是秋霜乍起时节，刺骨寒凌的黄河水浸着双腿，再经凛冽河风反复吹打，小腿皮肤层层皴裂、用手一摸片片剥落。

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柳青河码头就是清水河全县物资的集散地。几十条货船或排成行停泊于柳青河码头，颇有气势。装货的、卸货的以及全县各地商贩云集于此，人拉驴驮肩扛，岸上商贾小贩及周边村民熙熙攘攘。如果再逢柳青河古镇唱戏的日子，更是热闹非凡。

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开通，黄河水运停业，柳青河码头也结束了漫长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诗经》的图像世界

●胡建君

汉代以后，随着《诗经》经学地位的确立，其所承载的礼教、伦理和历史阐释也进一步进入图像表达。图像因此具有图解经义的功能，帮助不熟悉古代典章名物的人进入经典，也让抽象伦理秩序获得可视形态。《诗经》绘画始终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试图说明诗中发生了什么，另一种试图把文字不可言尽的意味留在画面之中。宋代以后，后一种倾向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

南宋马和之的《诗经图》几乎成为《诗经》图像传统发展的一个高峰。故宫博物院所藏、相传马和之《鬲风图》为绢本设色，现存七段，每段前书写诗文，诗与画依次展开。人物衣纹流转，设色清雅，山石草木不作繁密刻画。如果从再现内容的角度看，马和之并不十分写实。《七月》本是西周农业社会的气候志，春日采桑，五月动股，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九月授衣，十月蟋蟀入床下。农事、狩猎、纺织、饮食与岁时秩序不断交替。若全按事件作画，容易成为风俗画的连续图解。但马和之常常有意删繁就简。几个人，一间屋舍，一棵树，一片坡岸，有时留下大片空白。人物安置于天地之间，劳作与生活不再显得琐碎，而有一种悠远而宁静的节奏。画家描绘农人生活，同时寄托对古代淳朴民风及太平治世的想象。这便是宋代《诗经》图像的一次重要转换，从解释一首诗逐渐走向营造一种诗境。宋人面对《诗经》，已经隔着漫长的历史距离。他们不可能真正恢复西周

的山川、服饰与屋舍，笔下始终是宋人想象的古代，但艺术史的有趣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看马和之，不会因其建筑不像周代、服饰未必符合先秦制度就否定其价值。这种时代错置反倒揭示了古典艺术的一种基本机制：“古代”并非原封不动地被保存。宋人心中的《诗经》，已带有宋人的山水观。人在山林、河流与烟霭中被缩小了。自然不只是背景，更参与情绪的生成。一棵老树、一段水岸、一片空白，承载无尽诗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此获得了具体的形态。更值得玩味的是画中那些看似无用的空白处，诗歌的耐人寻味往往在没有写出来的地方，宋画似乎深谙此理。

到了清代，《诗经》图像又出现新的变化。乾隆极为重视马和之《毛诗图》。乾隆三十五年，宫中专辟“学诗堂”集中收藏相关作品。故宫保存的相关资料显示，乾隆将这些图像视作“风俗贞淫之故，礼乐燕飧之仪”的视觉载体，重新强调以诗设教。宋人从诗中寻意境，清官则更加重视秩序、典章和系统性。这与乾嘉以来考据、名物研究的兴盛相互呼应。

当一部经典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遥远，读者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具体：“苢菜”究竟是什么？“卷耳”长什么样？“仓庚”是哪一种鸟？“栗烈霏发”时先民穿着怎样的衣物？图像也因此更多地承担起知识辨识和名物考证的功能。此后出现许多《诗经》名物图谱，如日本江户时期细井的

《诗经名物图解》，将诗中的草木、鸟兽、器用一一绘出。人物与故事甚至完全消失，纸上只剩一株植物、一只鸟、一件器物。但诗意并未消失。当一株卷耳被孤零零放在纸面上，它提醒我们两千多年前真的曾有人见过它。有人在田野间俯身摘下，有人知道它何时生长，又在某一天，将这个普通的草木名字写进诗里。图像因此保存了物的记忆，这大约也是《诗经》图像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两千年来，人们不断向同一部经典画像，但每个时代真正画下来的，其实都是自己对于古代的理解。汉代画家试图让经典可见，并赋予图像以教化与感召力量。魏晋以后诗图传统在经典阐释中不断延续。宋人将经义转换为山水、人物与留白共同形成的诗境。清代相关图像则越来越成为可以分类、辨识、观看的视觉知识。这样的过程本身便是一部《诗经》接受史。

今天的我们或许已经很难理解古人为何如此认真地辨认一株蓂、一只仓庚，却会被马和之画面中一棵迎风的树打动。也可能在古老的草木图谱中，久久凝视一株名字早已陌生的植物。那个瞬间，古人与我们之间的两千年似乎突然缩短了。原来天地间许多东西并没有改变。春天仍然草木萌生，夏日仍有鸣蝉，秋水边仍有芦苇，冬日依旧雨雪霏霏。那些写诗的人已经无名，那些画画的人也逐渐进入历史，唯有草木按着自己的时序，年年荣枯。（据《光明日报》）